



明天

我们去采三色堇

李晴

花城出版社

明天我们去采三色堇

李 晴

*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广 东 梅 州 印 刷 厂 印 刷

737×1092毫米32开本 11.5印张 1插页 220,000字

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1,500册

书号 10261·495 定价 1.20元

逃走的新娘

一

清明节，我回到相别近四十年的故乡来了。

我在笼罩着松杉浓荫的山间小路上踽踽独行，辨认着儿时的足迹，回忆着少年时代的往事。

石板小道上仍旧满是青苔，松涛在料峭的春风中轻轻呼啸。远处村落里，袅袅上升的炊烟和鸡鸣狗吠的声音，依旧那么亲切！

我来到龙山渡口。啊，高高的龙山上，依旧满是苍松翠柏，葱茏的树影中，恍惚有一角碧瓦，几片红墙。难道那是我儿时熟悉的龙山宫吗？

龙山下的清流河依旧汹涌奔流。现在正是春汛期，远远地，有几片帆影……

我来到龙山渡口。摆渡人刚刚把渡船撑到对岸。满船的

人——村姑、孩子、老人；青菜、劈柴、关在竹笼里的鸡鸭和猪崽……猪崽的尖叫和女孩子的笑声远远地飘送过来。

摆渡人身材窈窕，她的两条长辫和手中的竹篙有节奏地甩动着，杏红色的衫子把清清的河水也映红了。

啊，青山依旧，绿水依旧，在记忆中已经变得象童年的梦一样遥远的往事，也一下子涌到眼前来……故乡呵！

“姑娘，摆渡罗！……”我想起故乡的习俗，把手掌在唇边撮起，呼唤着。

“肚饥莫要吃热饭，心急莫要赶渡船……呀呼嗨！”摆渡姑娘说半句，唱半句，接着就咯咯地笑了起来，那声音，似乎把平静的水波也震得荡起了涟漪。

竹篙一点，渡船箭一般地射了过来。我上了船。

“姑娘，我认得你。”我恍恍惚惚地说。

“伯伯，我可不认得你。”又是一阵咯咯的笑声。

“三十多年以前，就在这龙山渡口……”

“三十多年前，我还不晓得在哪里呢，咯咯咯……”

我也笑了。真的，那是一个多么遥远的梦呵！

“好好走，伯伯。”

“哎。谢谢你啊，姑娘！”

“莫谢。”

离故乡愈来愈近了。在村路上，我不断遇到一些手捧纸钱、锡箔和香烛的老人、孩子。他们是去祭奠自己的亲人的。今天是清明节……

我走上山坡。望见故乡的村子了。黄色的土坯墙，黑色

的瓦楞，公鸡在晒场上啄食谷粒，黄牛在“草脚下”哞哞……

几个留顶心发的男孩在山坡上奔跑。简陋的风筝在他们的头上呜呜作响——红眼睛的鲤鱼，长尾巴的蜈蚣。

我的思绪沉浸在儿时的往事里了……

二

那故事发生在四十年前。那时，我还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。

学校放了寒假。我在村子里和同龄的小伙伴们成天干着放爆竹、堆雪人、打雪仗这些赏心乐事。正当我们对这些感到厌倦的时候，璋福叔从皖南回来了……

他是一个走乡串镇的铜匠，挑着一条两头翘起的长扁担。这种扁担在我们故乡是只有上大山砍柴的人和铜匠才挑的。扁担已经摩娑得发出暗红色，象上了漆一般闪光发亮。一端有坩埚和木炭、火钳一类东西，另一端则是有五个小抽屉的工具柜子，这一端扁担头上还悬着闪亮的铜锁、钥匙、箱花、箱角、柜子铜饰一类的产品。挑起来，长扁担忽忽闪闪，于是，这些铜件也就发出“的铃铃，的铃铃”的有节奏的响声。靠了这音乐，他可以不必象镇上那些卖油的那样敲竹梆子，更不必象卖柴、卖菜的人那样直起脖子吆喝。

在我们贫穷的故乡，乡乡镇镇，都有这样的匠人。“的铃铃，的铃铃”，风里雨里，严冬盛夏，成年累月地走乡串镇……他们的手茧厚了，眼睛花了，脊背驼了，还常常是娶不起

亲，一个人过着飘流的生活。

因为我们故乡的山太多、水太多、财主也太多，“三山六水一分田，财东吃得肚儿圆”，剩给穷人的，也就只有当铜匠、铁匠、窑匠和当土匪这几条路了。

我们县的铜匠在附近几个省是有名的。他们一个比一个有高明的手艺，一个比一个有苦涩的经历。

璋福是我的一位堂叔。他是十二、三岁随乡人去皖南学艺挣钱，近四十岁上才归来的。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雨，他终于成了一位铜匠师傅，“衣锦荣归”了。

他回乡的第二天就放下了他的铜匠挑子，换上了一件皱巴巴的灰色长衫，到村里“拜客”。人本来又瘦、又小、又黑，不到四十岁的人，一张脸已经皱巴巴的了，可偏又穿上这么一件皱巴巴的长衫！见了村里老人、同辈甚至晚辈，他都笑着作揖、问安，连我这个十二岁的孩子也不例外。我觉得他的笑也是皱巴巴的……

回来没多久，他就把长衫脱下，和请来的泥水匠人一起，打夯、垒墙了。他的故居早已倾圮，只剩下一块长草的宅基。半个月后，一栋一连三的草屋就在那一小片宅基地上落成了。

听说璋福叔要娶亲了。可不知为什么，村人们在谈起这件事时，总是在背后噤噤嚓嚓地，透着一股神秘的气氛。璋福叔呢，还是见了人就皱巴巴地微笑、作揖……

三

这是春节后一个阴天的夜晚。浓云把月亮和星星全都遮没了。

“竹篮子”已经绑扎完毕。不，这不是普通用来装青菜的篮子，而是一个长圆形的乘人工具。里面垫上棉被，人可坐或躺在里面，穿过两根竹杠，由两人抬着。但今天晚上，里面除垫了棉被外，上面还蒙上了一张粗线渔网。

六个小伙子，一色的蓝布短打，布耳草鞋；脸上抹了锅底灰，额头和眉心点了朱砂，一个个全象五猖神，四个手提木棍，两人抬起篮子，整装待发。

在村口，璋福叔向他们深深一揖：“老弟，难为你们了……只要她不闹，千万莫绑得太紧……等我成了家，再慢慢报答你们吧！”

鸡不鸣，狗不惊，他们出发了。

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抢亲的风俗，仍然在我们的故乡流传着。

璋福叔风雨飘零了几十年，老大归来，年近四十。他手头没有什么积蓄，又其貌不扬，虽然媒婆轮番出动，却没有一个“黄花闺女”愿意嫁给他，连年轻的寡妇也不肯点头。于是，由村里一位精通历史和风俗的山猫伯定计：抢亲！

璋福叔犹豫着说：“怕是不妥吧。缺德呵，祖宗怕不依的……”

“祖宗！”山猫伯大吼一声：“你心里要是真有祖宗，就不会有二话了！你晓不晓得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’？你晓不晓得，断了祖宗的香火，阎罗老子要把你下阿鼻地狱？莫假仁假义罗！又想吃鱼又怕沾腥，天底下哪有这等好事？”

璋福叔于是赫然、凛然，再不出声了。

草房落成之后，村里的木匠早已为他打好了一张床、一张桌和几把椅子，用红土泡水一涂，就算上了漆了。几位嬷嬷、婶婶，也日夜赶工，为他赶制了几床土布被褥。只是新娘子的嫁衣还一件也没有，因为不知道新娘子的胖瘦高矮——准确地说，新娘子究竟在什么地方，还谁也不知道……

然而，三天前，山猫伯终于为璋福叔物色到一位新娘了……

她叫菱花，是龙山渡口摆渡的姑娘。

龙山渡口离我们村子六十里。那儿一面临山，一面临水。龙山奇峰突起，半山腰里有一座破败的古庙，那就是龙山宫——龙山下那条清流河的龙王宫殿了。里面却没有和尚，终年累月，只有成群的乌鸦和兀鹰在庙的上空回旋；山下的清流河，碧绿、温柔地打着漩涡。一到黄梅季节和秋天连绵阴雨的日子，或是冬天多雾的天气，龙山就笼罩在空濛的烟雨和雾气之中，一片淡紫、苍翠，只能听见兀鹰的“哇哇”声、细雨的簌簌声和漩涡里水流的“哗哗”声，渡船上的人影，就象隔着毛玻璃，朦朦胧胧；放筏的工人从上游来到这里，总要高声打着号子；在渡口等船的行人，也要大声吆喝……

我那时刚上初中。学校因为抗日战争，疏散在离我家八

十里的一个山村，每次开学、放假，都要经过龙山渡口。那时，我便看到那个十七、八岁的姑娘，撑着一艘变成浅灰色的旧船，在这里摆渡。她常年累月，穿一件洁净的白土布上衣、藕荷色土布裤子，系一条蓝底白花围裙；一条黑亮黑亮的大辫子上，扎着血红血红的头绳；黑黝黝的脸庞上，有两只秋水般的眼睛，和一双一笑就显露的酒窝。肩上、袖口，总有几块补得很平整、很熨贴的补丁；手里那一根丈八竹篙，也摩娑得发红了……

她在这世上还有亲人吗？她姓什么，住在哪儿？……我全不知道；反正我从认识她的一天起，就只见她一个人在这里摆渡。

“妹恁，摆渡罗——！”我们来到渡口，不管是否下雨下雾，总爱这么大声吆喝，和菱花起哄。

“莫急罗，秀才伢子！”她隔河吆喝着，抛过来一小串铃铛般的笑声，从船尾深深弯下她那纤细的腰肢，把竹篙深深插进水里。于是，渡船便箭似地射了过来……

渡钱是随便给的。船头有一只发红的竹筐箩，三个、两个铜板，你随便扔好了，她从不计较的。间或有一两个人，装作没看见，扬长而去，她也顶多把嘴唇抿紧，一声不作。船尾小舱里，总有一只小小的瓦钵，里面盛着豆腐渣。终年累月，下雨起雾，她的渡船总在清流河上，来来去去……

日子久了，我们改叫她“菱花姐”，她称我和同学们为“秀才老弟”。我们觉得这称呼尽管带一点玩笑意味，却透着姐姐般的至诚和亲切。

菱花姐和她的渡船是龙山和清流河的一部分。有了她，龙山渡口便有了色彩和声音，有了美和神韵。往往舍舟登岸了，我们还要在岸边伫立着，凝望着她把渡船撑回去，好久好久……

我们是那么喜欢她。可是，从大人们那里，也听到一些关于她的坏话——

“十七、八的大闺女摆渡，什么好营生啊！千人踩，万人踏！”

“听说，去年重阳，她和一个年轻人上了龙山宫，夜里还不见回来……亵渎神灵呵！”

“怪不得她不许媒人登门呢……自己找汉自己配！”

如今，菱花姐竟要嫁给——不，是被抢来作璋福叔的新娘子了……山猫伯敢于用对寡妇的办法来对付她（在我们故乡，深夜用“竹篮子”抢亲只适用于寡妇），显然是因为她有了这些秽言秽语。这是公然不承认她是“黄花闺女”的表示。

我气愤而伤心。虽然璋福叔那么和善、那么谦恭，可是，菱花姐却是个水灵灵的人儿，嫁给他这么个“皱巴巴”，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么？而且，娶一个未婚的姑娘，照例都要坐四人轿子，穿红帔、红鞋，大白天吹吹打打迎娶的……干吗要象对寡妇那样，深夜用“竹篮子”去抢呢？

这天夜里，全村老少都没人入睡；孩子们也守在堂屋里，围在炭火盆旁，等着看这奇特的婚礼。

当鸡叫三遍、天色已近黎明的时候，四个手持棍棒的小伙子簇拥着被绑在“竹篮子”里、上面又被渔网罩着的菱花

姐，赶回村里了。

四

璋福叔的三间草屋被挤得水泄不通。

当几个男人把捆绑着的菱花姐松开的时候，她只有喘气的份儿了。

山猫麻麻递给她一粗瓷碗茶，她端起来，咕嘟嘟一气喝了下去。再端给她一碗红糖荷包蛋，却被她扬起手来，连碗带蛋砸在地下。

我差一点叫起好来。她不吃喜蛋，这说明她不接受这次抢亲。她不愿作璋福叔的妻子。

璋福叔这时正躲在内屋里，象做了亏心事似的，根本不敢和她见面。

充任这次抢亲总指挥和司仪的山猫伯大喝一声：

“璋福，出来！”

璋福叔被两个小伙子拖出来了。换上了一件深灰竹布长袍，戴上了一顶半旧的礼帽。被抢来的菱花姐却仍旧是平时装束：一身藕荷色土布棉衣裤，扎着红头绳；头发有些散乱，脸上满是泪痕。显然，她是被那六个小伙子从床上拖起，捆绑了塞进“篮子”里的……

两个年轻女人上去，一左一右扶住——不，是抓住了她。

“一拜祖宗……”山猫伯学着通文墨的人，拖长声调，大

声赞礼。

璋福叔向桌上的祖宗牌位跪倒，连连磕头。菱花却直立着不动；两个女人试着去按她，反倒被她胳膊一扫，掀翻在地。

“二拜族尊……”璋福叔父母双亡，“二拜高堂”理合如此修改。

村子里辈分最高的水牛爷爷刚刚坐到一把借来的扶手椅子上，璋福叔就又慌忙跪下，向他磕头。

菱花站着，把脸转向门外。

“夫妻交拜……”

璋福叔向菱花躬下身，正待跪下磕头，却猛不防被菱花当胸一推，推了个趔趄。菱花乘势甩脱了那两个年轻女人，拔脚就向门外跑去。

三间草屋里一下子沸腾起来……烛台推倒了，桌子碰翻了，人们清醒过来，争先恐后地追出门去，只有璋福叔一个人愣在屋里……

天早大亮了。太阳刚刚升起，彩霞满天。菱花跑得飞快，一头撞进了村前小河的水堰^①里……

三个小伙子跳下水，才把湿透了的菱花曳上来。

堂是拜不成了。但谁又能说她不是璋福的妻子呢？神灵在上，祖宗作证，她已经进了璋福的草屋，从此便是璋福的人了。

① 拦河筑堰，积水浇田用。

按照山猫嬷嬷的建议，第二天，谁也不许去闹房。“她名声不好，人去多了能不害臊？莫去！莫去！只叫璋福陪着她，门外把守几个小伙子，管她闹不闹，把门闩一上、灯一吹，就是一家人了……我年轻的时候，你山猫哥就是这么办的……”原来，山猫嬷嬷年轻时，也是用“篮子”半夜抬来的……

可是山猫嬷嬷的计策落空了。等人一走，璋福叔还没来得及进内房的门，她就在那里“啪”地一声上了闩。老成持重的璋福叔在门外等着，等着，不见开门，从门缝里一张，她投缳了，这才惊叫起来……

几个小伙子破门而入，把她从梁上解救下来。

“猪料！废物！”山猫伯向璋福叔大吼：“把她往床上一丢，几多生米煮不成熟饭？再说，她早已是过了碓的熟糙了。到嘴的饭都吃不到肚里，废物！”

第三天，璋福叔如法炮制了没有呢？谁也不知道。反正从那以后，菱花不投河也不上吊了，倒是下厨房煮起饭来。

“我讲的不错吧？女人这物事，你缩颈缩脚，她就发威；你拿出样子来，她就乖乖地听了……过个一年二载，怕不给你生个伢子妹子？那时候，你用犁索套着她走，她也不走了！”山猫伯不惮烦地宣传着他的“哲学”。

璋福叔却只有苦笑的分儿。据说他对村里的厚道人私下这么说：“我哪里近得她的身？这些天，夜夜只在踏板上睡……她心地倒蛮好，看我连衣服躺在踏板上，倒把棉被扔下来。是个好人啊，有良心啊……”

渐渐地，她和璋福叔也偶尔讲几句话了。

啊，我那么害怕的事——菱花姐变成璋福婶，竟成为事实了……

山猫伯居然是对的。

过了春节，我又离家上学了。在龙山渡口，还是那条灰色的破船，但摆渡的却换成了一个又瘦又长的老人，瘦长得就象他手中的竹篙。

我站在渡船上，差一点没有哭出来。

五

一放暑假我就回村了。我要看看菱花姐现在到底怎样了。她和璋福叔好起来了吗？璋福叔还睡在踏板上吗？他们也象村里别的夫妻那样，吵嘴打架吗？

璋福叔家的三间新屋静静地，半年前粉刷的墙壁依然雪白。鸡不叫，狗不惊。璋福叔是铜匠，田无半亩，地无一分，他用不着喂鸡养狗。

我走过他家门口，故意咳了几声嗽。要是半年前，璋福叔便会迎出门来，拉我去他家“坐坐”，可是今天却不见人影。

他家的堂屋门大开着，迎门架着两块大案板，铺着白布床单，案板上有一大堆布料，和剪子、竹尺、熨斗一类物事。一位裁缝师傅正埋头在案板前，聚精会神地做衣服。

和银匠、铜匠、木匠、瓦匠、酒匠、油匠……一样，裁

缝师傅也是一种备受农夫农妇尊敬的行业。而到璋福叔家来做活的这位裁缝师傅，我又恰巧熟识。他叫凤鸣，论亲戚辈分是我的堂表兄，因此我叫他凤鸣哥。他人极聪明，手艺又出众，方圆七八十里谁家娶亲、谁家嫁女，少了他都不行，大闺女、小媳妇都指名要“小裁缝”——那正是他的外号。他人缘也极好，不论哪家请他，他都风雨无阻，按时登门，按时交货，从不失信。因此，他是备受女人特别是年轻女人和姑娘们欢迎的人。逢他登门，谁不撺掇自己的父亲、丈夫到附近镇上去，割二斤肉、打几块豆腐，尽心尽意地为他办几样菜？他一不喝酒，二不抽烟，对人家“内眷”彬彬有礼，目不旁视；却又生得圆颅大耳、齿白唇红，留一个平头，穿一身洁白的土布褂裤，直贡呢千层底的布鞋，手提一个蓝布包袱，走起路来，潇潇洒洒……等着媒人上门的姑娘，谁不把他当作梦想中的人儿啊！他二十好几的人了，一直没有娶亲。有人说，他正在攒一笔钱，要娶一个外县的漂亮姑娘……

如今，璋福叔把他请来家里，当然是给菱花姐补作嫁衣了。

“秀才老弟，你难得来啊。放假了？”菱花姐迎了出来。

“菱花……婶，”我嗫嚅地和她招呼，“璋福叔没在家么？”

她的脸刷地一下子红了，讪讪地笑一笑：“他出去作生意了。坐啊，秀才老弟。”

凤鸣哥从案板上抬起头来：“老弟，出息多了。念中学了吧？”

“人家早就上中学了，去年我就摆他过龙山渡了……”菱花姐脸红红地说。

“人家叫你婶，你该叫他秀才伢才对呢，”凤鸣哥又埋下头去：“论辈分……”

“论什么辈分？我又不打算进他田家的祖坟！我就叫他秀才老弟！再说……”

我看见菱花姐那一向黝黑俏丽的脸蛋变白了，变瘦了，圆型变作了尖尖的瓜子型，两只水灵灵的眼睛也变得更大、更亮了。长辫子已经改梳成已婚妇女的发髻，可仍然扎着红头绳儿……

凤鸣哥不说什么，只低头做活儿。从他睫毛的轻轻颤动里，我似乎看到了他那隐隐的笑意。

我们三个人都讪讪地没话可说了。菱花姐从案板上抓起一大把葵花子，向我送过来。我瞧见凤鸣哥面前，也放了一大堆。我忽然觉得自己呆在这儿有点多余，便笑笑，站起身来走了。

六

凤鸣哥早来晚归，在菱花姐堂屋里做活儿；璋福叔每天高高兴兴地走乡串镇，出去兜揽生意；菱花姐平平静静地守在家里，给凤鸣哥忙着作菜作饭。人们诧异地看到她脸上有了幸福的笑容。

“我讲的对不对？”山猫伯唾沫四溅，在村子里大声对人

们说：“‘獾子怕山猫’——一物降一物！如今，看那形状，只怕身孕都有了……”

就在山猫伯如此这般地证明他的“哲学”无往而不胜的那天黄昏，菱花姐和凤鸣哥一起跑了。

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傍晚……从下午起，天上就乌云翻滚，远远地响着闷雷；蚊子多得怕人，那声音也和雷声搅和在一起。黑云成团地翻滚、旋转、追逐……夜提前来临了，雷雨交加，闪电把暗蓝色的田野一刹那间照得雪亮。山洪暴发了，农夫、农妇们都奔向田野去，挖沟排水。山洪冲倒了山坳里的小松树，冲倒了菜园边的毛竹，冲倒了尚未收割的稻子……

璋福叔是第二天下午回来的。天已放晴，田野里一片哗哗的水声，青蛙都爬到田塍上来晒背。他赤着脚，挑着铜匠担子，踏着泥泞，从镇上回来了……

门上横着一把他自制的大铜锁。

他开了锁，进了门。家里一切如常。裁缝案板还好好地架在那里，菱花的衣裳都已做好，整齐地叠作一堆，一件没动。

床上、箱子里，一件东西也没少。只有菱花和她刚才的几件旧衣不见了。

璋福叔满山遍野地呼唤着：“菱花！菱花！……”

大雨冲洗得青青绿绿的山峦，安慰般地发出深沉的回响。

村人全都跑来了。一个个悄无声息地站在璋福叔家门